



伐木人传

屈 兴 岐



伐木人传

上

屈兴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A441128

内 容 说 明

《伐木人传》是一部反映林业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

本书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和发动阶段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描写了以伐木工人任明远和林业局党委书记赵成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林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同卞局长、张科长所推行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一系列深刻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战而胜之。它热情地歌颂了“鞍钢宪法”，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他们的聪明才智。

作者满怀革命激情塑造了伐木工人任明远、党委书记赵成业等一系列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作品展现了社会主义祖国林区绚丽多采的风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语言也简明朴实。

伐 木 人 传 (上、下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48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5 $\frac{1}{4}$ 插页4

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28

定价1.50元

第 一 章

一

一九六五年八月上旬一天的早晨，一列客车驶进了承霞岭的腹部。它一会儿穿入莽莽苍苍的森林，使一股股白烟从树林的梢头冒出来，与轻纱般的晨雾融合在一起；一会儿又从峡谷中射出来，把一个个巨浪似的山峰甩在后头，射向前边更高的山岭。列车飞奔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由一个山峰飞到另一个山峰，在树木山石上萦绕，久不消逝。

这一带林区，夜里落了一场小雨。铁路两旁松树、桦树和杨树的枝叶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儿。列车开过来一震动，水珠儿四处飞溅，象闪亮的珍珠撒到路边的灌木与草地上。这条铁道是沿着扬玉河修进来的。从河上吹来的风拂动绿绸窗帘，把森林的气息灌满车厢。

当客车又要开进一个车站的时候，从西山坡上急步跑下来十几个人。乘车刚来到职的松声林业局党委书记赵成业，注意了这个情况。他跟前坐着几个林业工人，是在前一站上车的。他们已经热烈地唠了半天。

因为赵成业结实的身体、一双经常参加劳动的大手和

说话的态度、神情，使大伙儿都把这位五十多岁的书记看成了山外农业县里哪个生产队的队长。赵成业问一个黑黢黢高个子名叫宋宝然的工人：

“这一站，叫啥名？”

宋宝然说：

“松岭。”

清瘦、机智、年轻的工人李文说：

“咱们不是要去松声局吗？这儿是它的老窝子，去年春天才搬走。”

赵成业又问：

“停车几分钟？”

宋宝然和李文同时答道：

“要上水加煤，停十八分钟呢。”

赵成业向西山坡一指，问道：

“又不着忙赶车，他们为什么跑得这么急呢？”

宋宝然仔细看看，跟李文说：

“你看，前头跑的大个儿不是大远吗？”

“是他，是他。这准是满天星林场往新点转的人。他们也能知道停车时间长，为啥跑呢？”

客车擦过信号灯，停在站内。赵成业和他在车上认识的刚从林学院毕业的女学生卞丽常，以及宋宝然、李文等人忙着下了车。赵成业见站台上等着上车的旅客，不少人脸上神情紧张，还有不少人大步奔向车尾。他刚想去问问车站出了什么事，就听到车站大喇叭响起女广播员焦急的

声音：

“旅客们，请注意：现在扬玉河下来了‘牯牛水’，冲下一个小孩儿来，希望大家赶快去抢救。已经请示分局调度批准，车暂时不开！”

广播声一住，赵成业立刻听到车站北面哇哇山响。那响声先是象几十头牯牛哞哞狂叫，后来竟象几十架飞机低空飞掠。站台上等着上车的旅客已经跑去一多半了；车上的旅客也急着救人，下了车就往车尾那边跑。有人绊倒了，别人从他身旁飞跑过去。那跌倒的人跃起身来，掉下的东西也不顾拣，赶紧又追上去。

这时候，从西山坡跑下来的人快到车站了。

在车站上等着上车的一个工人，四十多岁，有些“蹉脚”，带着不少东西，领着老婆孩子。他那个十四、五岁的小子，跟着大家往河岸跑。那个人一拐一拐地追着喊：

“小宝子，你给我回来！”

小宝子不情愿地收住脚，争辩道：

“我不下河，看看还不行？”

那个人小声说：

“乱马营花的，不看着点东西，瞎蹉个啥！”

一个五十来岁，后脑有点秃的人说：“李占才呀，这事你咋不让孩子去呢？”他转过脸又向旅客们大喊：“河里冲下来的，是咱们的第二代呀，快上，快上！”

从山坡上跑下来的那些人，已经咚咚咚地跑到了站台上。跑在前头的那个太远，把这情形看到了眼里。他往那

儿一站，吹了几声短促的口哨，大声喊道：

“同志们，是基干民兵的，赶快集合！”

跑在大远后边的满天星林场的基干民兵，立刻列了队。旅客中的基干民兵，有二、三十人，也都迅速地排好。

小宝子瞅他爹一眼，跑去站在排尾，高挺起胸脯来。

大远的行动，赵成业认为挺对路数。他虽未加入民兵的行列，却站在离队伍不远的地方，等待和他们统一行动。

站在队伍前边的大远，大高个，大骨棒，宽肩细腰，显得坚定、挺拔。他那黑红色英姿勃勃的脸上，一双上挑的眉毛，几乎插入浓重的鬓角；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闪着果断、刚毅的光芒。他用宏亮的声音说道：

“会水的，往前跨两步！”

队列中会水的人往前跨了两步，另站成一行。大远接着说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会水的同志，听车站同志指挥，在这儿维持秩序，防止敌人乘机破坏。会水的同志，按队列顺序两个人为一个小组，咱们沿河岸向北跑，隔二、三十米留下一个小组，跟我来！”说完，他一挥手，领着会水的人大步向河边跑去。

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做完的。

那个后脑发秃的人，怔了一下，也往河边走了。

赵成业看大远这样果断，心里很佩服。他一转眼，见身旁的站长也学着大远他们，正在组织车站的民兵队伍。

赵成业一边在心里称赞民兵们，一边迅速地帮助组织

队伍，并随着大远领头的民兵往前跑。

大远纵身跃上停在站内的木材车皮之间的连接处，又唿地跳下去，直奔高高的河堤跑。他一面往前奔跑，一面把一个个小组留下来，并且嘱咐大家注意安全。

河水挺大，流得很急。一片一片的黄沫子，直劲往岸上扑。冲下来的一些木头，在急流中打着滚儿，摇头摆尾，借着水势发威。几个没有组织进来的人，先下了河；可是因为躲那些木头和顶不住急流儿，又从下游上了岸。

赵成业一面往北跑，一面告诉每个组要沉着冷静。在跑到离大远不远的地方，他觉得这里应该有人，就立刻站下。不一会儿，卞丽常也跑到了。

赵成业见大远忽然站下了，急急忙忙解着一只夹着帆布袋的背夹子，费挺大的劲也没解开。大远又往上游看了看，转身对各小组喊道：

“同志们，被淹的人冲下来了，注意！”说完，就急步冲向河岸。

他把两手合拢在头上，身子一蹲一纵，象箭一样射进河里，河水激起了一阵浪花。

这时候，河水响声更大，哇哇的直震耳朵，脚下的河岸好象直哆嗦。河面上有个一丈来高的水头，白亮亮涌过来。水头翻滚，就象一群恶狼发了疯。漂流木象一群大鲨鱼，吱溜溜乱窜，黑压压紧追水头不放。

岸上，人们焦急地议论：

“哪儿有落水的呀？”

“就是，不是闹误会啦？”

“哎呀，在那儿！”

“在哪儿？在哪儿？”

“那不，就趴在那个小木排上嘛！”

“啊，真是个孩子，还系着红领巾！”

孩子趴着的木排，撞在木头上，在河心打了横，眼看要翻个子了！

突然，一个人从水里钻出来，迅速地把孩子挟过去，躲过一棵棵木头，向岸边凫来。

救孩子的正是大远。他一手提着孩子后衣领，一手拉着刚在河里卸下来的背夹子，全靠踩水，凫得很吃力。他几次要在大流上凫过来，又被大浪卷回去。木头嗖嗖地从他们旁边穿过，浪头一个接一个盖过去。赵成业的心直翻个儿，卞丽常手里捏了一把汗。

赵成业喊道：

“快把背夹子扔掉！”

大远还没扔背夹子，仍然沉着地使劲向河岸游。

岸上，会水的人都纷纷跳进河里，吃力地游向大远，前去接应。

赵成业向下游追出几十步，瞅准漂流木的空隙，一个猛子扎了过去。他在靠近大远时又喊：“快扔背夹子！”大远说：“这不能扔！”

这时，一棵黑黢溜光的大木头，冷丁从浪花里钻出来，正冲着大远和孩子射去。

大远拉着背夹子的手一松，对孩子说声“憋住气”，捂着孩子的鼻子、嘴，猛往水里一扎，河面上留下两个漩窝。大木头嗖地飞过去，河面的漩涡不见了。赵成业赶紧顺水往下凫。

正在赵成业找不到他们的时候，孩子湿淋淋的黑头发露出水面，随后大远也扑隆一下子钻出来。

赵成业和其他几个人忙过去跟他一块儿，托着孩子，一口气凫到河边。

几十双手，一齐伸给河里的人。等孩子和赵成业他们上了岸，大家立时拥到大堤上，把他们围拢起来。

孩子并没有淹坏，只是连冷带吓，抖成一团。有一个大夫，忙过来给他按摩。

原来，这孩子是河上游一个林场的。他早晨到河边去割草，冷丁下来牯牛水，被冲顺了流。

铁道边的公路上，几辆卡车卷着烟尘飞奔而来。

这是林场领导和孩子的爸爸在半路上拦下来的运材空车。车上的人远远看见大堤上一帮人围着什么，料到孩子可能在这儿，便急急忙忙停了车往这奔，心里不知孩子是死是活。

孩子看见了来人，忙喊了声“爸爸”。孩子的爸爸又惊又喜，连忙握住大夫的手说：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那大夫忙说：

“不，不。这孩子是一个青年工人和一位老同志从河里

救出来的！”

大家这时才想起找大远，却找不着他。

不知谁喊了声：

“又怎么的了？看，看！”

“看什么？”

“那青年工人又下河了！”

确实，大远已经游到下梢一堆叉垛^①的木头前，在木堆缝和水里头寻找什么。

大伙纷纷议论：

“他找什么？”

“说是个背夹子。”

“不会吧，一个背夹子还值得费这个劲儿？”

“是背夹子，在河里才摘下来的。”

河里流下来的那些漂流木，被一道拦河大钢丝绳给挡住了。这是十几年前流送木材时用的拦河绳，有鸡蛋粗细。木头横七竖八，压了一层又一层，加上水流很急，那拦河绳有些吃不消。木头越来越多，越压越紧，使大绳丝丝相勒，产生了热量，直冒蓝烟儿。

这时候，宋宝然、李文、卞丽常还有和大远一块儿下山来的工人，都站在岸边着急。

宋宝然喊：

“大远，快上来，大绳要断了！”

① 叉垛：木材在河里横七竖八地叉在一起。

大远说：

“不要紧，你放心。”

宋宝然见他不听，对身旁急得直搓手的几个工人说：“咱们下去！”说着，就要下河。

“大远，快上来，这个好冒烟的宋宝然又冒烟了，他不会水硬要下河！”

“你们别下！”

大远喊完，又扎到河水里去。

大伙屏住呼吸，看着他扎下去的地方。见半晌没有动静，几个工人急了，便噼隆扑隆跳下去。他们还没蹚出几步，唿隆一声，一大堆木头从艇下冒出来，溅起丈多高的水花，象冲出笼子的狼群，急窜狂跑。河面上立时腾起了一片雾气。

“哎呀，要坏！”

“这不得顶‘锅盖’^①嘛！”

有个知道情况的人，象没事似地说：

“不要紧。他小时候就流送^②，骑木马^③、闯闸门、拆霸王垛，手掐把拿。”

正说着，见大远从水里跳上一棵大木头，手里拎着那个背夹子，招呼大伙儿快上岸。

李占才说不上什么时候也到河岸上来看热闹。他对站

① 顶“锅盖”，被木材或冰块盖在水里。

② 流送，用江河流放木材。

③ 骑木马，站在一棵在水上漂流的木材上。

在旁边那个后脑发秃的人说：

“我说老温，大远这背夹子里，准得有点货儿！”

老温说：

“你要往啥上猜？”

“我看，准是这个，”他用手比个数钞票的样子，“若不，能这么生死不顾？”

老温嘿嘿笑了两声，李占才也没明白是啥意思。

赵成业在河岸人群中走了一趟，听了大伙的议论。他正想再听下去，车站的大喇叭叫旅客们赶快上车。赵成业寻思大远可能急着赶车，可他见大远打开背夹子，在河岸上晾晒起来了。

赵成业急着到林业局去，赶快上了火车。

二

傍午，火车到了终点站。

赵成业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到车门，见一个三十七、八岁干部打扮、中等身材的胖子，站在枕木上东张西望。卞丽常看见了那个人，皱了一下眉头，便闪在了赵成业的身后。那人目光掠过下车的旅客，也掠过赵成业，停在一个车门上。原来那个车门站着个四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再不寻找了，笑嘻嘻地迎上去。

赵成业、卞丽常随着大家出了检票口。两个人不由地打量起这个新兴的小镇。

卞丽常虽然小时候在林区呆过几年，却是头一次到这新兴的小镇。她感到到处有诗意。东面是蜿蜒苍翠的山岭，雄伟多姿，气势喜人。山脚下是一带河水，曲曲弯弯，顺山南下，波纹折射着片片金光。河上正在架桥。桥东二三百米远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十几栋楼房正在兴建中，有的已经铺瓦，有的正焊钢筋，电焊的弧光一闪一闪的。离这些楼房不远，有一座雄伟的建筑已经竣工。这是个阶梯式大厂房。在厂房的红砖墙上，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把工厂建成大庆式企业”。这厂房最高处有六七节楼高，一级比一级低。离最低处不远，还有一个喷水池。几十个喷水嘴喷着水。水丝、雾气，在阳光下映出一道五光十色的彩虹。这个大工地十分宏伟、壮观。

卞丽常看老赵往大工地瞧，便主动解释开了：

“在管局，有个同学告诉我，这里有个大纤维板厂正在兴建，是管理局直接管的。想必这个就是，我们有几个同学明后天就要来这儿报到。这个工厂，是利用树枝、树杈做原料的。听说，建这个厂是几上几下。”

“哦，为什么几上几下？”

“管理局领导意见不一致。老赵同志，怎么样，这个厂子挺有气魄吧？”

“不错，有气魄。”

卞丽常越说越兴奋：

“老赵同志，您看到这些，一定会高兴吧？”

“哦？”

“林业是个有诗意的行业。哪一个林业局，都有招待所。你随便到那些招待所里看看，领木材的人哪儿的没有？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什么口音的人都有。石油工人有个歌，唱的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咱们可以改成‘我为祖国献栋梁’嘛！咱们路过的一些站内停的木材车，有不少是发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

“你算过没有，咱们全管理局一天能拉出去多少？”

“一个贮木场，一天能拉出去一列火车。哪个林业局都有一两个贮木场。管理局所属二十多个林业局，这就可以算出来了。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宝库啊！”

“嗯，姑娘，你说得挺鼓舞人。你琢磨过没有，一个林业局管的森林，一年长出来的木材，亩产、总产能有多少？”

卞丽常惊异地看了赵成业一眼，说：

“这个，可没琢磨过。”

他们来到了一条砂石路上。

卞丽常从这条路上也看出了诗意。她觉得象有一架喷气式飞机从引桥的桥基起飞，迅速地掠过他们的头上，向西山那边飞去，一直飞入远处的山岭，冲入那浓绿的云雾之中。飞机不见了，却留下了它喷出的气，变成了脚下这条砂石公路。

这公路，成了小镇的轴。道北，有四五百户人家，房屋多是白墙红瓦，正是中午，上空飘着乳白色的炊烟。几声雄鸡的欢唱从那儿传来。道南呢，沿路一排房屋，都比较高，偶尔有一两栋红砖房。商店的横招牌，写的什么看不太

清,旁边还有一些红绿颜色,大约是画的百货商品吧。饭店前面挂着两个红幌儿,穗头在微风中飘拂。医院也很漂亮,大红十字在白门脸上十分醒目。学校离医院不远,用绿栅栏围着。街西头还有一些建筑,到底什么样,卞丽常却看不清了。

这小镇山峦环抱,很象江南人家的天井。湛蓝得象要融化似的天空,显得狭小,但也因此更深邃。山上郁郁葱葱的森林,使这个不大的盆地里溢漾着清馨气息。漫天是金子般灿烂的阳光,几片浮云流过,草地上便投上了它们慢慢移动的影子。

卞丽常在实习的时候,和今年上半年跟社教工作队下去的时候,到过几个林区,但从没有体验到这么多的诗情画意。她想要对老赵同志抒发一番,一看他正出神,把话又咽回去了。

赵成业留心的,是另外一些景象、事物。

他看到东边河上正在架桥,起重机抓着的钢骨水泥桥面板,在呼喊、口笛声中被安放在桥墩上。他想,应该先修桥和运材道路。他在管理局了解到,这个林业局准备一年建局,二年竣工,三年投产。现在是第二年了,生产用的桥梁、道路还没有修好,相反,住宅倒先建了。这不大符合大庆“干打垒”和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的精神。他想,对这做法的指导思想,得弄明白才行。南面,几台推土机轰隆轰隆铲平草地,不少工人光着膀子叫着号抬树根、石头。工人们干劲儿挺足,他自己肩头也痒痒,很想要甩掉布衫去干一

番，就象从县里到农村蹲点那样。他感到，这个新兴的小镇实在是欣欣向荣的。这是从工人的喊号、小学生欢乐的歌声、庞大的建设场面中感到的。

“老赵同志，我还没有问您，您是不是也要到林业局去办事？”

“啊，是呀。”

“那咱们打听打听道，走吧！”

“怎么，你不是说家在这儿住吗，也不认识道？”

卞丽常推一下近视眼镜，笑笑说：

“去年寒假学校有事，这半年多和同学们一起搞社教。一年多没有回过家，我们家搬到这儿还不到十个月，所以连家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呢！”

赵成业看卞丽常有不少学生气，可是也能看得出她愿意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感情来，这使他很高兴：

“好，咱们到那儿打听打听去。”赵成业指一指车站小广场北边正在竖房架子的地方。

这座房架子，很高很大。房料是红松到顶，可那地基，却只是在柱脚下垫几块石头。

赵成业对木匠师傅们说：

“师傅们，忙啊！”

一位骑在房梁上、耳朵丫子夹着宽铅笔的师傅用手遮起阳光来，打量一下仰脸向上看的两个人，说：

“我们快忙透亮了，”他指指修贮木场和修桥的人，“该看他们的啦。”